

对话
最美逆行者②

■ 阅读提示

肖思孟未曾想过,因为剪了长发登上央视元宵晚会,从一名普通医护人员“爆红”在全民面前。

元宵晚会上那首《你的样子》这样写道:90后的你,也许正引领着这个春天,最时尚的发型。在这场战役当中,我们看到了太多冲在最前方的你的同龄人,原来90后这么快就长大了。

90后确实长大了,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,4.26万支援湖北医疗人员中,90后占比40%。肖思孟是其中之一。

4月8日,在武汉开城的这一天,我们和肖思孟进行了一场对话。她来自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二科,出生于1994年。



肖思孟
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

■ 记者手记

你的样子，
是中国的样子

□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

肖思孟租住的房间不到15平方米,逼仄的空间内,梳妆台、简易沙发、折叠餐桌、衣柜紧挨在一起,低矮的床上铺着浅色条纹旧床单,正对着的花瓶插着一束怒放的鲜花。

由于紧邻石家庄中山路,紧闭的窗户挡不住马路上间歇的噪音,就在这窸窣的动静里,我听肖思孟聊着成长中那些琐碎的事儿:一毕业报考实习医院失败,被河北省中医院录用前的焦虑;2016年,花150元钱雇车搬家心疼了好几天,至今念念不忘;她从武汉带回爱心人士捐赠的衣服,念叨着今年羽绒服不用再买。她打开小小衣柜,一个爱美年纪的小姑娘的衣橱还有那么多余地。

她说曾一起合租的舍友,安了家搬走了。她伸伸衣服说,够穿就行了,得攒钱。

这一幕,是不是人到中年的80后似曾相识?从没心没肺花着家长钱,到一夜长大,可能就是校园的门口门外。从职场上的愣头青,到体会到领导同事的照顾,尝试着去承担责任,这些都需要时间催化。

长大,是一种经历。和肖思孟聊完,作为80后的我感受到了每一代成长中的相似,也改变了对90后的看法。曾几何时,80后不是也被贴上“小皇帝”“自我”的标签,被认为是难担重任的一代吗?

2008年汶川地震中,80后志愿者的表现让大家看到了80后的成长和担当。而这一次抗击疫情,又轮到90后医护人员喊出“轮到90后来保护大家”。

回看每一代,都曾让上代人焦虑过。这无非是因为当下的那代人年轻人,是八九点钟的太阳,承载着希望和未来。

有人说2008年汶川地震,是80后的成人礼。作为一名80后,作为一名奔赴前线的记者,12年前,在成都天府广场,在那场全国哀悼日默哀仪式上,我目睹了上万人高呼“中国雄起”。我想,那一刻,很多同龄人可能和我一样,胸口挤出一只拳头:轮到我了。

也有人说,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90后的成人礼。无数像肖思孟一样的90后们,顶在了疫情一线,握住危险的刀刃,护在身后的是安全。

明明等核酸检测心里慌得要命,还得稳稳扎中患者的血管,减少他们的疼痛。

明明剃光头,难掩泪水,可擦擦眼角,套好防护服,毅然下病区给每一位患者喂饭。

其实我们一代的青年人,都能在普通人和战士的角色里快速切换。只需要,每一代青年人都能随时站出来。

就像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期待: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,就令萤火一般,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,不必等候炬火。

你的样子是中国的样子,你的样子也是中国的样子。

肖思孟:长大了,就得站出来!

□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

“过了一會兒,我爸说,那 goes 去,也锻炼锻炼”

4月8日,肖思孟戴着口罩从单元楼里“弹”出来。对,这个26岁的姑娘。刚长起来的头发茬高不过一寸。我笑着问她,长出来了?她眯缝着眼睛,用手捋捋倔强的头发,简单明了回句“嗯”,然后指着破旧的单元楼快人快语,“姐,这边走。”

记者:回到家有几天了吧,感觉怎么样?
肖思孟:和同学见面吃了顿饭,这两天在家准备一些材料。昨天回了趟医院,院里给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,有点吓到了,感觉没做什么啊,不太好意思。再休息几天就上班了,现在特别想回去工作。

记者:为什么这么想回去工作?
肖思孟:隔离的日子每天吃了睡睡了吃,平常忙活惯了,这一闲下来,还不太适应。昨天,看到大家就想起走的那天,这一段就是一个经历,结束了,要回到平静的工作生活了。

记者:走的时候什么场景?
肖思孟:1月26日(大年初二)我值夜班,凌晨5时,接到我们护士长电话,我第一反应是,坏了,昨晚值班出错了?护士长说,医院要派人去武汉支援,我们可以报名。我马上说,我去。护士长说,你好好想想,再和家里商量一下。我

说我没问题,家里一定支持我。
记者:家里当时什么反应?
肖思孟:不知道当天就走,我给我爸打电话说,我爸一愣,问了一句,去啊?就不再吭声。我俩拿着电话谁也不吭声。过了一會兒,我爸说,那就去,也锻炼锻炼。

记者:爸爸的沉默,其实是不放心。
肖思孟:是。长这么大,就高中毕业从秦皇岛老家来石家庄上学、上班,除此之外,最远就到河南培训了三个月。还没怎么出过远门。
记者:除了距离,家里担心的也因为你去的

是风暴中心武汉,你心里就没一点惧怕?
肖思孟:早上报完名,晚上我们就出发了。都没顾上想怕不怕的。坐火车上一晚上没睡着,光想着,我要上战场了!有句话说的好像就是那时候的我,“无知者无畏”。春节期间,我同学给我送了一盒饺子,我还跟她说,要是武汉需要医护人员,我就去,还问我同学支持不支持我。其实当时对武汉那边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。

记者:如果了解呢?还会去吗?
肖思孟:会去。我总提醒自己,别忘了为什么学护理。高考填写志愿,从上到下都和医疗有关,从河北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,到河北中

医学院的护理专业。
初三升高一的暑假,我爸胆囊出了点问题,他那么不爱吭声的一个人,窝在炕上疼得哎呀哎呀喊。第一次手术不太成功,后来转到唐山一家医院手术,一晚上医护来问了好几回病人有没有状况。术后我爸情绪缓和多了,很快就出院了。当时我就想,医护水平有差距,在医院上班能救人。

记者:但是武汉的工作环境,毕竟不同于往常,这55天,心里没有一点恐惧、焦虑吗?
肖思孟:肯定有啊。我们首批医疗队,1月27日开始接管武汉市第七医院,我所在的组负责一病区,我们组的护士也分了班,我被分到1月30日下科室,前几天科室的队友回来,我们也会请教有哪些注意事项。队友们描述的各种各样,相比之下,普通组别的相对轻松,这心里就七上八下。

记者:后来下病区,有没有一些环节是比较危险的?
肖思孟:很多。如果我们值凌晨1时到8时的班,就一定有一项工作是给下医嘱的患者采咽拭子。采集过程要持续十几秒甚至30秒左右,要深入患者的咽喉深处,护理人员的面几

头都被挤变形了,心里挺慌。这情绪就带到了工作中,给一位患者阿姨做解答时,不够耐心,被投诉了。护士长带着我去道歉,当时觉得还挺委屈。后来这位阿姨出院,专门到护士站跟我打招呼,这回我诚心诚意地给阿姨又道了一次歉。也弄明白了,护士长没委屈我,阿姨更没做错什么,照顾患者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

我慢慢认识到,你小的时候,很多事儿不用你担,是有人帮你顶着,但是你长大了,你得有责任感,得站出来了。
记者:比如这次,你站出来了,去武汉。
肖思孟:在武汉,一天我和队友值班,有个患者总是咬舌头。我们塞纱布、用压舌板帮他控制,我得在旁边看着他。本来是两个人的工作,这下就剩了我队友一个人去照顾其他47名患者。凌晨4点,患者情况好转,我就赶紧出去帮忙,我俩一直忙活到9点才下班。这种分工,就是谁赶上谁干,没一个人抱怨。队友们在病区干活,都抢着干,没一个人往后站。

在石家庄,我刚上班的头两年,都回家过春节。那时候我年轻,科里其他同事领导都照顾我小,去年和今年我没回家过年。今年科里有两位同事准备结婚,还有人需要到婆家和娘家串门,我还没成家,没那么多需求,值大年三十的班也没啥。

方面吗?
肖思孟:我正式参加工作那会儿,一旦参与抢救的患者死亡,家属哭,我就会跟着哭。过了一年多,这种状况才慢慢缓解。这次在武汉,一名患者送到病房时,状态不是很好。尽管我们很努力地抢救,但很遗憾,他还是走了。这时候,虽然心里很难受,但我能相对平静地去护理其他患者,控制情绪不干扰接下来的工作。

记者:回来的这些天,想过以后的工作生活吗?
肖思孟:学无止境。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永远都要学习。
2017年,医院送我去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修,在那我学会了闪罐、走罐、药物罐,这些技术拔罐,会让患者更舒服,效果也更好。中医护理区别于西医护理的地方,还包括拔罐、刮痧、贴敷、督灸等传统中医技法的操作,这些都要学,还要学精。

回来后,更珍惜工作,珍惜每一天。这两天回家看看父母,想家了。

“我不想因为剃头成了红人,也不想家里担心”

距离河北省中医院1.6公里处中山路上这栋老旧住宅小区,肖思孟和舍友合租的小两居,布置得满而不乱,收拾得利利索索。空调下方挂着网上流传甚广的那张长发照片,和坐在对面的毛寸肖思孟判若两人。

记者:当时怎么就想着把头发理了?
肖思孟:1月27日,北京一家医院的老师给我们培训,讲关于疫情的一些知识,我们都带了本子认真记。当时还没特别的感觉。到了1月28日下午,张征老师给我们讲防护服的穿脱。

很复杂,先后顺序、每一步的要点都不能错,一个人练习,大家都看着,总有不到位的地方。尤其是张征老师说,脱要比穿更危险,因为脱的时候整个防护服都是感染的,触摸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被感染。

这时候发现,哎,情况还是挺危险的。但是我头发多,又硬,总有几缕不听话,跑出来。
记者:很多女队员应该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,为什么你就这么坚决把头发“抛弃”了?
肖思孟:我小姨也是一名医护人员。听说我来一线后,她找了当年非典的一些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给我,经验之一就是头发尽量剪短。当时出发匆忙,谁也没带剪刀,想修短没法实现,后来一个队友说,临出门带了一把电推子,也没其他工具,要推就一推到底。我说那行吧,

反正安全第一,别来了什么活儿没干,还给组织添麻烦。
记者:当时头发多长了?一推子下去,有没有掉眼泪?
肖思孟:差不多到肩膀了吧。之前是齐耳短发,养了一年多,刚留到这么长,挺舍不得的。帮我理发的队友还问,你确定啊,问了好几遍。头发掉地上,眼泪就出来了。

记者:因为剃头的事儿,上了元宵晚会,照片上了网,你知道了什么感受?
肖思孟:我知道的时候都过去好几天了。那两天我就不和家人视频了,怕父母看见难受。结果,我大伯看了电视,跟我爸说。我爸视频追过来问,头发剃了?我说嗯,我爸就不看我,扭过脸去看电视,我瞅见他眼圈红了。

就我个人来说,我不想因为剃头成了红人,也不想家里担心。
记者:为什么这么说呢?
肖思孟:我的队友,全国所有来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,做得都很好。我剃头也不是为了出名,只是为方便工作,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工作。

谁去都是努力干活。不管是90后还是80后、70后,还有60后的前辈们,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标来的,为了救治患者,也保护武汉之外我们的家人。网上有句话,说非典时,大家保护

了90后,现在轮到90后来保护大家了。说起来,90后这一代和其他年代的人没什么区别,谁都会长大。
记者:非典时的你几岁,还有没有印象?
肖思孟:非典时,我才9岁。我爸当时在青龙的鑫北小学当老师,我们一家就住在学校,当时全校放假,就我们三口。我只有一个印象,有天阳光特别好,穿透我爸办公室的大玻璃,照在办公桌上,我在阳光笼罩里写作业。

记者:你所体会、经历的长大,是怎样一个过程?
肖思孟:上学的时候也没注意,我妈给我算了算,一个月居然花掉两千多元的生活费。可我爸一个月才挣4000多元钱。那时候不知道钱花哪去了,也不觉得花得多。

2016年8月15日,我考入河北省中医院参加工作,刚开始一个月3000多元收入,和6个同学租住过两室的房子,还和同学挤过一张床。后来搬到4人合租,一年多前,升级到了两人合租。现在一个月加上房租可能都花不到2000元钱——知道挣钱辛苦,知道家长不易了。

记者:工作上你体会到的成长是什么样?
肖思孟:每一拨年轻人的成长,都是前辈们在托着。刚上班没多久,给病人扎针时,不小心扎到了自己。同事帮我挤伤口的血,手指

需要我们去照顾病人吃喝拉撒等。在武汉,患者没有家陪,吃喝拉撒都是护理内容。患者有一部分是完全不能自理的,还有一部分患者一只手输液,另一只手夹着指氧,不方便。从17时接班,到给我们负责的患者全都喂完饭,差不多就20时了。但患者饮食有保障,抵抗力增强,就有利于恢复。

记者:这段经历,对你的职业技能方面有没有提升?
肖思孟:有。如果再有感染类疫情处置,很多经验就能帮助我和同事从容一点。小到防护服的穿脱,大到感染病区的管理。

比如护目镜起雾,戴着两层橡胶手套,摸不到患者脉搏,患者情绪焦虑,你扎两次针,他痛苦也烦躁,只能斜着眼从边边角角上看。后来大家琢磨出经验,用洗手液或者肥皂水擦到护目镜上。

比如疫情期间怎么规划科室,安排几个人排班,甚至病区楼道的消毒措施,对患者照顾如何更到位等,都积攒了很多经验。
记者:这种成长除了技术上的,还有其他

“回来后,更珍惜工作,珍惜每一天”

采访中,肖思孟把一个透明档案袋从衣柜深处翻出来,那里面有大学毕业证,也有护士执业资格证。这里还将有一张没拿到手的证书:“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”,你怎么看?

肖思孟:我的队友都做得非常好,是我幸运。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医护人员,做的也是本职工作。对我来说,护理的日常都差不多,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工作。

记者:你说的日常是怎样的?
肖思孟:医院这个环境,是24小时都有医护人员上班的,我们也是24小时开机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白班和夜班之间轮换。
记者:这种工作时间的考验是什么?
肖思孟:熬得慌。我还算好的,下夜班回来洗洗,9时就能睡着,差不多一觉闷到下午五六点钟。有的同事白天睡不着,会持续二十几个小时无法休息。

有一次夜班,我和同事赶上一场抢救,一

直忙到中午十一点才下班,回家腰疼得站不住。这时候你不可能说,我到了下班了,把病人扔那。

长期黑白颠倒,有时候好几天看不见太阳。我们经常相互调侃,熬的夜,眼霜不够弥补。不光是我,可能全国的医护都是差不多的工作节奏。

记者:那在武汉呢?排班是什么样,压力大不大?
肖思孟:在武汉,我们三班倒,分白班、前半夜班和后半夜班,时间分别是早8时到17时,17时到次日凌晨1时,凌晨1时到8时。最崩溃的一天,我和队友从凌晨1时忙到次日9时多。回酒店累得走不动,因为穿着防护服,体力消耗很大,我不怎么用纸尿裤,不是喝水少,是出汗多,用不上厕所。防护服按要要求4小时换一次,但是抢救患者往往持续数小时,你不可能出去换身衣服再来。

记者:除了工作节奏,武汉期间的工作内容有什么不同?
肖思孟:在我们医院,患者都有家陪,很少



肖思孟手拿武汉战疫纪念证书和孩子们送给“白衣战士”的画。
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